新民晚報

373

杨

夜允杯

去县城采办伙食。我骑着 壓托车出山花了-个小时, 继而在315国道上驰行了 一个半小时(速度不下干 90 (万) 终于在中午前抵达 具城农贸市场。等我将两 个褡裢塞满东西,搭在车

上,检查购物清单 确认无遗漏后,肚 子饿得咕咕叫,我 去吃了"华英炮 仗",然后返回。

西

此间相逢

在半道上遇到 雷雨,于是绕道去 了曲陇口,在已废

-原是一名赤脚医 弃的-生的冬窝子— -破旧小屋 旁的板房商店里避雨。我 买了一包八宝茶,店主用炉 火上沸腾的开水冲在厚厚

的玻璃杯里给我端 过来。我看着他, 想起了他的过往。

这位店主是海 西人,大家都叫他 海西人。某一年,他拉了一 车黑山羊来这里贩卖,也可 以用马或牛来交换。他每 天赶着黑山羊在牧道里逛 荡,但山羊的伶俐和敏锐让 他吃尽了苦头,怎么也抵挡 不住它们往两边的场里面 钻。由于人生地不熟,更是 孤家寡人,引来了一些牧场 主人的刁难。其中有生性 好占便宜的安木正加,他瞅 准机会,逮住了黑山羊在他 的草场里大量吃草的证据, 并将铁丝网边沿一带吃光 的草全归咎于海西人(其实 是马家的那群逛牧道的马 吃的)。海西人贱卖给了安 木正加十只山羊,余下的三 十几只也在不到十天的时

海西人自觉没脸回故 乡,该要求租用赤脚医生的 那间勉强住人的破屋。几 个黑山羊新主子出于愧疚 的心理,便共同为其办妥了 这件事。破屋永远属于海 西人了。

间里被另外一些人用同样

的,或类似的借口瓜分。

但这下是无心插柳柳 成荫。海西人用贱卖山羊 的钱买办了一些烟酒杂货, 开了一家小到不能再小的

2009年8月,我从山里 商店——叫酒馆其实更合 话--没想到生意出奇地 好,这里的人喝酒就像喝汽 水,看着已经是醉了,可打 几个响嗝,渐渐地又醒了: 抽烟就像吸空气,眼瞅着人 都干枯了,好像一点火星整 个人就会爆燃,但他们叶叶 舌头,喝口酒,就又

变好了。

海西人每个月 索南才 少说也得进四五次 货,慢慢地积累了 一点资财,小店也 多了些货物,这下 子,从不光顾的妇

女们也三三两两地来了,这 个买一件衬衫,那个买一条 裤子, 或是袜子。等他讲了 白糖、酱醋、蜡烛、毛线和碗 碟之后,她们来的数量和次 数都超过了男人。

男人只有两种 一种是来喝酒 抽烟聊天吹牛的; 另一种是买烟买酒 的。其他来此的各种可能

性都被妇女包圆了。因为来 的妇女多,海西人很快就和 个女士眉来眼去谈恋爱 了。这女人恰好就是最后一 个巧取豪夺他山羊的那个 男人的寡居女儿,是巧合还 是报复都无所谓。反正他盖 了崭新的板房,结婚了。

说了这么多,没说海 西人的名字叫哈斯楞。他 有浓密而油亮的眉毛,宽阔 的鼻子和脸盘。他是典型 的高地蒙古人长相。他的 身高在没有靴子的衬托下 不出众。要说特点,这些都 不算。哈斯楞的头发才算 是他本人最中意且别人也 格外关注的,他的头发是黑 色的(大可不必把他想得不 正常),足够的长度和马尾 般的粗糙使人联想到堆积 在一起的铁路枕木。他的 可称之为堆积的头发堆积 于他的脑后,一直到第十三 到第十四节脊椎间,到这 里,头发便按照自然规律减 少了,像个锥子。

哈斯楞一结婚,就更 加勤勉持家,到如今我来 避雨,他已家境殷实,不复

跑马之乐

上个月,我去菜园 是青菜。它们高矮不 同,高的一尺多,矮的 半尺多,最矮的是贴

地的。高的长在菜园的北面,矮的在南 面。层次感明显,也让青菜有更多的光照 范围和时间。因为光照,也因为品种有 别,所以青菜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有青 蓝,有重绿。青蓝里透着乳白色,重绿里 透着暗黄色。其他畦上,还种着芹菜、萝 卜、蓬蒿菜、韭菜、雪里蕻等。应该说,冬 日的许多生机,全都聚集在菜园里。我佩 服二妹,只要是蔬菜,都请到菜园里种 了。尽管如此,我以为菜园的颜色有些单 调与重合,有些安静与沉闷。二妹说: '哥,到了菜园里,不能只看菜,你也要看 到花。"二妹的话,我听后心头一颤。

菜园西边的李子树, 是我想不看却 必须看的树。冬日的李子树,树身墨黑. 枝杈粗细不一,高低不齐。每次看见,内 心对冬日肃杀的威力十分佩服。和妻子 说起,妻子说,李子树本领强,到了夏天, 长出的李子又多又大。我笑笑,现在的 日子,也能看到李子?妻子说,当然,今 年的李子比去年的大,看到树嘴巴也酸 了。这让我心有所思,这比"要看到花"

我喝着盖碗茶,有-搭没一搭地和哈斯楞聊 杯冰糖茶水喝了大 半,我自个儿起身抄起一直 在炉火上沸腾的水壶,将杯 子添满。下午讨半,天气胶 着,隐隐再次有闷雷之声从 天边铺盖过来。我接了-个电话,是妹妹打来的。妹 妹中学毕业后直接去了技 校,学的是兽医专业,因此 注定未来的工作是在牧 区。可她一心想离开这里, 草原的绿色让她患上了眼 疾,是那种一旦长时间看着 绿色就会泪流不止,并且头 痛的病(真是一种奇怪、闻 所未闻的病),这就和未来 的工作产生了矛盾。她倒 是不担心,整天无所事事, 不是谈爱情就是看爱情小 说,至于专业书一页都不 翻。她说到工作的事,大约 已有眉目,由朋友介绍,打 算去海西的一家乡间兽医 站。那里少有绿色。

挂了电话,不觉莞尔。 我对海西人说,我妹妹真 要去当海西人了。他说好 呀,戈壁滩没有绿色。

tet. 菜园里最多的你也要看到花

励自己要做出"看到 花"的样子。几天试 下来,我从落寞的李子树上,看到了李子 树不畏寒冷的坚毅,看到了李子树勃发 向上的生机,还有飘香的红色李子

还要乐观、自信。后

来的每个日子,我与

李子树碰面,我就勉

其实生活是需要处处看到花的。 亲生病时,我和大妹陪着他去大医院看 病,父亲半推半就,上车后比喻自己是在 去"寻死"的路上,听着就落泪,但只好强 忍着,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寻觅类比当下 父亲心情的事和人,好让父亲看到希望。 那段时间,父亲一直去金海路旁边的石块 那里,然后坐在石块上朝南望去。我知道 朝南一千米,就是姑姑的家。我明白父亲 的意思,每隔几天,就请姑姑来我们家一 次。父亲很开心,说心里想的,就能实 玑 父亲不知道我们背后做的事情,但我 们愿意让父亲保持那份感觉。后来我向 父亲建议:石头边上的草太多了,我去锄 下。父亲不乐意,他说那不是草,是花 不锄。我听后内心舒畅:生病的父亲在草 堆里看到了花,这是个积极的生活态度。

无论何时何地,你要看到花,这是最 好的人生选择。

买一只双节藕,一把嫩韭,一小块牛肉,一小把杭 冬日的藕,娇嫩,粉白色,像是从古画里落下来 的。依稀记得哪一幅清供图里有藕,白石老人的画里 也常出现藕,一定是这个季节的笔墨。站在白色泡沫 框前踟蹰不前,除了藕,紫黑色的荸荠,青色或黑色的 菱角出于淤泥,都透着一股鲜灵灵的美感。

买菜如买花,大多都不会买,只是看看,看画似的 绿的红的白的黑的褐的……近来最好看 的是"心里美",一种个头小小的萝卜, 截嫣红,一截雪白,许多画家画过它,用 的水墨大写意。

喜欢逛菜场,是在工作以后,也是第 次逛菜场,这话说得夸张。自小住在 山中,山里人哪有菜场,只有自家的菜园 菜园里种着应季的蔬菜。这时节,

最多的是萝卜和青菜、包菜、茼蒿,青菜已过霜,变得更 甜。但常常是这样,一整个冬天,多是吃萝卜;一整个夏 天,又多是吃丝瓜。因而年年听见母亲在电话里"抱 怨",萝卜丝瓜南瓜冬瓜吃得生厌,好想吃些"新时菜"。 她的"新时菜",便是那些不应季或本地不种的菜。 不过,母亲常买豆腐。一家开在邻村的豆腐铺

其实只是那做豆腐的人的家。一位年长的阿姨,一间长 长窄窄的厨房,一排排块状的、白色的豆腐,二十多年前, 一块钱可买三块豆腐。到了周末,母亲便派遣我去,我拎 着买好的豆腐,不知为什么,总会在回到自家的门前时, 摔上一跤,把豆腐摔回"豆腐脑",自此不爱吃豆腐。

惯于买菜,始于住在杭州城北的那几年。有个大

菜场,离得远,每到周末的早晨,有 个五六十岁的男人会在半道路边的 梧桐树下吹萨克斯,吹到尽兴处,腰 向后弯下去,脖颈向上昂起,完全不 顾街道上的人来车往。我踏着他悠 扬的萨克斯声走向菜市场,一进去 满眼绿意葱茏,面对一众摊主的热 情招揽,我倒不知如何是好,因从来 记不住任何菜的价格,但又要装作 很娴熟的样子。

后来,搬到杭州滨江一带居住, 附近只有两个小菜场。一家经年的 小菜场,进门,左手边卖馒头,右手 边卖烤鸭和卤味。再走进去,是一

家卖米面腌货的小铺面,我常在那里买年糕。店家说, 是宁波水磨年糕,我被"水磨"两字迷住,昆曲里,有水 磨腔,旖旎婉转,软糯的长调。这家水磨年糕倒也不欺 世盗名,切成薄片沸水里煮到翻过来又翻过去,口感与 昆曲的软糯有同工异曲之妙。

另一家小菜场,其实是一条街的小铺面。夜晚时, 常去其中一对年轻夫妻开的店买蔬果。小夫妻是北方 人,带一个男孩子。夫妻俩脾气火暴,一个帮我装菜, 一个收钱,嘴上却互吼有声。孩子气定神闲地伏在小 桌前写作业,旁边搁着酱油料酒白糖盐鸡精等一众调 有一次,在他家买了条鲫鱼,老板一边吼叫一边剃 鱼鳞,待我回家蒸熟,才发现,鱼身一面的鱼鳞仍完好 无损。用筷子拨弄了半天,只好就着鱼鳞吃了。

这样一条街面,铺子多得很,和规整的菜市场又不 一样,早晨或是人了夜,大约是就近的有田地的居民, 每月带了自家的玉米、南瓜、西瓜来摆摊子,价格便宜, 像山中农历十五的集市,热闹而又丰沛。

如今,工作所在的复兴南街一溜有三四十家小菜场, 这里的小菜场,精细化程度颇高,卖蔬菜的就卖蔬菜,卖 土猪肉的就卖土猪肉。当然,也有卖螃蟹和卖甲鱼的中 间,突然冒出一家弹棉花的店。同事没几天将家中用了 几年的鹅绒被抱来,请师傅疏松得蓬蓬的,再抱回家去。

虽然午间时,买菜的人零星无几,只喇叭里还高喊 着,只要十五块!口音迥异,声嘶力竭,有了这样一条 街,午间出去走走,会觉得烟火如荼,杂乱无章的生命 力最是人间烟火气。

赤中书影

(中国画)

朱家老宅,位于崇明港沿镇鲁东村,

宅院坐北朝南,封闭式砖木结构的

建于清乾隆年间,迄今已有260多年历史。

"四厢方宅"。占地面积约3亩,共有18

间房,白粉墙面,硬山顶小青瓦屋面,素

雅大方,哺鸡脊翘首相望。宅院北、东、

西三面环以"护宅沟",沟里架设石条水

桥,沟沿四周种植柿子树、枇杷树、香

樟、水杉、黄杨等古树名木,是典型的江

恽甫铭

疋 \mathbb{H} 过 代秀才的

老

宅院旧时为私塾,祖辈都是教书人, 祖上自朱美福起,连续九代都是秀才。 朱氏私塾有堂号为"积善堂",崇善修德 之意。这些年,宅院的业主按照修旧如 旧的原则进行保护性修缮,同时还保留 着其祖辈传下来的老灶头、雕花木床、八 仙桌、老式橱柜等老物件和旧式家具以

及十几个摆满数千册书的柜子。如今,朱氏的后代基 本都在外地工作,只留下退休的朱镇夫妇守护着老宅。

南水乡传统建筑风格民居

祥云初起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徜徉在朱氏老宅, 自幼在崇明岛长大的我感慨万千。我实实在在地感受

到了在诗里游, 画里行的 感觉,而这些诗和画,其实 就写在白墙青瓦上,藏在 宅院中,留在溪水里,行在 青石板路上。

表明

《西游记》是中国历代小说中写 妖怪最多的小说之一,其作者吴承 恩又有何等创作经历呢?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从 小勤奋好学,过目成诵,精于绘画,擅 长书法,喜好收藏,也精通围棋。《淮 安府志》记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 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因其颇负文 名,与户部尚书叶琪的曾孙女叶雨莲 喜结伉俪。吴承恩在龙溪书院读书、 讲学, 淮安知府葛木很常识他。但他 多次赴京考试,皆名落孙山。人到中 年的吴承恩无颜与年轻学子同进考 场,便去南京国子监读书。后来,他去 新野当知县,又转任长兴县丞。县丞 是县令的副手,一大把年纪且心高气 傲的吴承恩,怎甘心当这小官?他任 职很认真,但不善于处理官场人际关 系,花甲之年辞官"拂袖而归"。

书生气十足的吴承恩回顾自己 为功名忙碌的仕途,觉得很无聊,也 很无趣。他从小痴迷神话与民间异 闻稗中,好读《玄怪录》《酉阳杂俎》 等记载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

。他读了玄奘写的《大唐西域 记》,又读宋元话本《大唐三藏取经 诗话》更是人迷。官场的失意与生 活困顿,使吴承恩50岁时就开始写

吴承恩之妖 * 舒

"唐僧西游取经",但因公务忙碌,未 能完成全书。他辞官返乡后,有了 大量时间与精力,决心写《西游记》。

油灯下,吴承恩把《西游记》背景 放在唐朝贞观年间,书中主角 玄奘和尚(原名陈祎)去西天 取经,途经种种艰险。因西域 人见他是唐朝来的和尚,称其 唐僧。玄奘取回"律藏""经 藏"与"论藏"三经,唐太宗赐号"三藏 法师"。吴承恩觉得唐僧西去取经, 必定艰险无比,需要几个徒弟保驾护 航? 他突然想到家乡淮河流传一

'无支祈"的神话,"无支祈"生于花果

山,是一只天生神猴。于是,吴承恩

对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大徒弟孙悟空

赋予了机智、灵活、顽皮、无所不能的 本事。因取经要历经九九八十一磨 难,干是吴承恩驰骋想象,在取经路 上设计了各种妖魔鬼怪:牛魔王、狮 驼王、熊山君、黄风怪……还有九尾 狐、豹子精、九头虫、巨蟒怪等。

吴承恩笔下,不少妖怪各有来 历,不同的妖,下场大不相同。《两 游记》故事性强,妖魔鬼怪各具面 目.各有其神通。这些妖怪为难唐 僧的手法毫无雷同之处,而孙悟空 降妖之法也别出心裁,注重调查其

> 妖之底细,这让《西游记》读 来新奇引人、悬念迭起。

《西游记》完成时,吴承 恩已七十多岁,约82岁去 世。在吴承恩卒后十年的明 万历二十年,《西游记》由金陵世德

堂于1592年正式出版。据载当日 顾客盈门,一面世即成畅销书。可 惜争相购书盛况,作者未能亲眼见 之。吴承恩还著有词集《花草新编》 与志怪小说《禹鼎志》,皆失传。其 诗文由后人辑成《射阳先生存稿》。

这一次,我选择了泽国水乡古 城-一兴化。 这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 史的古城,处于江淮之间的里下 可腹地。这场马拉松有将近8000

我将独自出门跑马拉松的

时光,当作一种自省与自洽的

方式,从中得到休整与平静。

人参加。跑道沿着著名的 千垛花田景区展开,前一夜 直下雨,早晨雨停,天阴,

气温适宜,很适合跑步。 路上,我拍照片,拍视频,感 慨景美空气好,向志愿者挥手说感谢,

对赛道摄影师比心摆造型。-一个女孩 穿着明黄色显眼跑衫,我冲她叫:"好 看!"两人同行一段后各奔前方。对面 寨道上已经迎来了返程第一梯队,我们 纷纷鼓掌为他们"加油"。我一直观察, 看到第一位女跑者冲过来的时候伸出 大拇指比赞并大声叫:"加油女生!"她回我一个"赞"。这次参赛的数据显 示,男性选手是女性选手的三倍。在 我忘我地替女孩加油时,对面传来一 个男跑者的声音:"你也加油!"

我曾是一名"严肃跑者",不是跑 步态度很严肃,而是总不自觉地板着 面孔(其实是紧张、拘谨)。不知不觉 间,跑步治愈了我很多毛病。人世间 当然有很多"不得已"与"不得不",可 以的话,不管发生什么,不要纠结,只 去解决,并且告诉自己,一切都是烟云。 这些都是我跑步的时候得出的道理。

跑得快崩溃时,也是快要结束的时 你看,每当碰到什么烦忧觉得自己 快坚持不住的时候,也就是这件事的尾 声了。我们只需要再坚持一会儿、多坚 持一会儿。前方就是终点。此时雨下得 大了起来,空气清新,带着甜味。我有点 人参加,其中半程21.095公里组近5000 不舍,放慢了脚步。这一路我跑得不快

·直没有停歇,前段时间受 伤的膝盖很争气没有疼,呼 吸吐纳也正常。突然,我开 始加快脚步,向前冲了起 来。这不是我的风格,但我

在加快配速,我在冲。呼吸一下急促起 来,配速提上来,脚步就有点踉跄。我咬 牙控制身体平衡,不管不顾继续提速。 思想告诉自己,不要冲,旁边有跑者冲我 喊:"还早着呢,着什么急!"但我就这样 -路狂奔,冲到了终点! 我收获了一次 可以控制的冲刺,我打破了自己不温不 火、完赛就是胜利的习惯,偶尔疯狂一下 的感觉也是很棒的。

这就是我马拉松奔跑的乐趣和意 跑过的每一步,都有含金量。人生的 课题可以很宏大,也可以很实际。欢欣也 好,失落也罢,跟旁观者无关。 用去纠结别人的想法。相反,因为 你曾经经历过的纠结,自己要做个

温暖的人、愿意给别人鼓掌的人。 跑完、雨停。阳光出。正是 好时光。